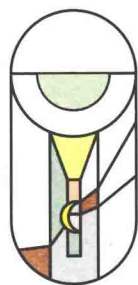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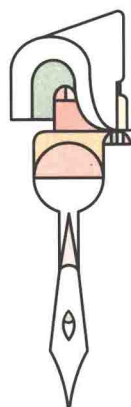
一生的笔

パールミルクティー、氷抜き、パール抜きをお願いします。



天宮雁 著・短篇集

AMAMIYA KARI



人气作家天宮雁
12th周年

限量版

短篇集现今面世——

一生的笔

天宮雁 著

AMAMIYA KARI

短篇集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生的笔 / 天宮雁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7
ISBN 978-7-5354-8206-8

I. ①一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45507 号

一生的笔

天宮雁 著

出品人 | 郭敬明
选题出品 | 金丽红 黎波
项目统筹 | 阿亮 痕痕
责任编辑 | 赵萌

助理编辑 | 董鑫
特约编辑 | 糖糖 Q 潘
媒体运营 | 李楚翹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

装帧设计 | ZUI Factor
设计师 | yeile
内页设计 | 曹欣

出版 |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 | 027-87679310

传真 | 027-87679300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

邮编 | 430070

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

邮编 | 100028

印刷 |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|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| 110

版次 | 201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 |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 | 277 千字

定价 | 26.80 元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10-58678881）

【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】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，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，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一生的筆

天宮雁 著

AMAMUYA KARI

短篇集

ZUI

Zestful Unique Ideal



最世文化

Shanghai ZUI co.,Ltd



从第一本书算起，今年是出道第 12 年。

各种满足与艰辛，不值一提。

撑不下去时，收到朋友转发的“名家写作规条”。
安妮·恩莱特在第一行写道“头 12 年是最糟的”。
希望最糟的部分已经过去了。12 年来，谢谢。

——天宮雁——

For Mary Popcorn,
I love you, mama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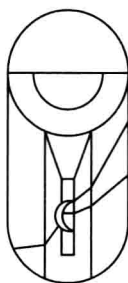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 もくじ

白

- 01 津坂特急 **009**
- 02 白猫之行 **020**
- 03 梅岛的明日 **032**
- 04 青鸟纪 **041**
- 05 川王 **056**
- 06 百慕大 **070**
- 07 星大陆 **089**
- 08 无色堇 **100**
- 09 不见之歌 **113**
- 10 一生的笔 **124**
- 11 荷里活 **138**
- 12 真水湾 **151**
- 13 一半的眷顾 **166**
- 14 半岛烟区 **181**

黑

- 01 无色葵 **193**
- 02 爱的礼赞 **205**
- 03 好样的 **214**
- 04 赤魅 **228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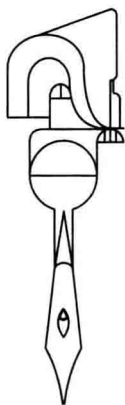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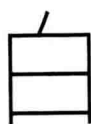
散文

- 01 闭嘴吧你 **244**
- 02 不成功的力量 **248**
- 03 从前从前 **253**
- 04 佩吉小姐的内衣 **259**
- 05 道顿崛川的卡拉 OK **263**
- 06 寻找消失的红色夏天 **268**
- 07 战死书 **273**
- 08 说谎症 **277**
- 09 多感症 **282**
- 10 初恋的方向 **285**
- 11 图书馆战争 **289**
- 12 重礼 **291**
- 13 红色的风景 **295**

问答

MK 女王人生相谈室 **301**





01.

津坂特急

全球气温平均上升 0.57 摄氏度的那一年，我因为考上大学，一个人从赤冈搬到津岛。

在那之前的暑假，受到住在津岛的姑姑的邀请，曾经去过一次。正值酷暑的几天，我提着旅行袋在陌生的城市不停地转车。比起整个小镇只有两台巴士的赤冈，津岛的交通路线图就像迷宫。下班时间一到，高峰期的地铁站人头攒动，我被擦撞得晕头转向，只好躲在角落。等一班车刚开走，立刻四下寻找工作人员问路。

“大叔？”我拍拍穿着制服的高大背影，“请问去平居是从这里转车吗？”

对方转过头来，是比预期年轻的脸。好像为大叔的称呼愕然，顿了一下：“去平居？”

我把姑姑传真来的路线图递给他。认真研究的侧脸上，汗珠不断从帽檐淌下来，顺着脸颊滴在制服上。

“在这里坐下一班津坂特急，到长森转乘东线，最后一站就是了。”他边说边后退，接着拿起无线广播通话机，“正在等候的乘客，地铁即将进站，请注意安全退到黄线之后。正在等候的乘客……”

“是这一班吗……”我还想再问得更清楚，即被人群簇拥着上了地铁。惊慌失措地往回挣扎时，车门已经关上了。大叔忙完例行公事再一回头，发现贴在车窗上的我焦急地看着他，连忙点头示意车次没错不用担心。站台与他一起倒退，我才发觉路线图忘在他那儿，要拿回来是不可能。

狼狽不堪地到达终点，姑姑和表哥就在出口，拿着我国小的照片核对每个人。我再次被人流簇拥着磕磕绊绊地小跑，被旅行袋累赘得重心不稳，面朝下扑摔在表哥跟前。

大概从那时起，对城市就没有好印象。

总觉得每个人时刻都在赶路。目标明确的人生虽然没错，但不免冷漠。

“比起来，我更喜欢乡下。”我跟表哥说，“像我们那里，很少有人装冷气。夏天就一边抱怨热一边扇扇子，到半夜还有人在外面乘凉聊天，一点也不寂寞。冬天不是穿得很多吗，还有人把雪球藏在……”

“那还是快点适应这里比较好吧？”他打断我，没兴趣听似的，“秋天不是要来上大学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城市有城市的相处方式。不管多不适应，只要习惯了就好。

一个礼拜后，我告别津岛，顺着原路回家。在同一个站台，又看见熟悉的背影，举着红色小旗边维持秩序边冲无线电讲话：“请注意安全退到黄线之后……”淡蓝色的制服衬衫后襟湿了一大片。

两班车之间的空当，他走到稍微阴凉的地方休息，转身的瞬间刚好看见我。

我冲他笑：“我回来了！”

他愣了几秒钟，想起我是谁，露出淡淡的笑容：“欢迎回来。”

“啊，真的还记得我啊？”

“我还在想会不会迷路。没事就好了。”

“谢谢大叔。”

他又被那称呼惹得一愣。

虽然想问名字，又怕城市的人不喜欢这一套，只好对他工作中的背影说了再见。

会再见的，常常是以为再不会见的人。一个月后，我带着整套行李回到津岛。转车途中又碰到他。一时间错觉他哪儿也没去，只是等在那儿。不晓得因为旅途疲劳，还是在陌生环境下意识地对稍微熟悉的人产

生雏鸟心情，我主动过去跟他讲话：“大叔！”他的背影一僵，猜出我是谁，转过来的脸上没有惊讶：“你好……啊，这么多行李？”

“我要来这里上大学啦！”

“大学生？恭喜。”

“大叔也是从南部来的吗？口音有点像。我也是哦。”

“嗯，要好好加油。”他点点头，帮我把行李搬上车，又回头去广播。

城市里的人，表情都不太多。很难从对方的反应中推测自己的位置，大家都刻意保持着礼貌的距离，其实是在维护自尊心。我从车窗望出去，只看见灰蒙蒙的人流中那面红色的小指挥旗。

新学期开始。租住的公寓离姑姑家不算远，我常常跟表哥一起乘坐津坂特急在学校与公寓之间往返。偶尔经过那个月台，还能看见专心工作的大叔。有一次，我刚好坐在窗边的位子，他照例站在门口引导乘客。车子开动的片刻，他稍一低眼，看见我，淡淡点了个头，转开视线。抬起来挥开额角汗水的左手无名指上，闪着款式寻常朴素的戒指。

“你在跟谁笑？”表哥坐在我对面，摊开的课本上写着无数公式。

“之前认识的朋友。我刚到津岛的时候不是常常会迷路吗，这里的线路图好复杂，根本看不懂……”

“嗯。别被奇怪的人骗哦。”他打断我，低头看书。

我扭头看窗外，心想，没有兴趣知道，又偏偏要问。城市真的很讨厌。不过后来再想，如此无法释怀，又不懂得随遇而安的我也算不上成熟。

说到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最好的，果然还是小孩子。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，因为父亲的工作关系常常搬家，生活得辛苦，也没交到几个好朋友，但因为去过各式各样的地方，见过各种不同的人，对环境的包容力很好。国中毕业那年，爸爸心脏病突发去世了。我跟妈妈带着小我十三岁的弟弟，投靠她赤冈的娘家。住在别人屋檐下的日子并不轻松，为了不惹闲话，妈妈只好出去工作。我边上学还要边帮忙照顾弟弟。有一次妈妈临时加班，负责看护的人不愿延时，竟然直接把弟弟送来学校给我，有一阵子还曾传闻弟弟是我的小孩。

只有在乡下才这样，一举一动都被注意，太过关心别人的生活，造成他人困扰。也许从那时起，无意中生出对城市的向往。拼命地读书，希望能离开家里。

当然，后来才知道，只要那块土地对自己没意义，不管在哪儿生活都会迅速厌倦。

平静的新生活过了几个月，接到娘家的电话，说妈妈病倒了。我无心读书，又不敢错过考试，整日焦躁不安。间歇从昏迷中醒来的妈妈用手机传来信息：“不用担心。要好好努力。”段考一结束，我立刻收拾东西回家。在经过那个站台转车的时候，手机响了。是姨妈的声音。

“美冬。妈妈……过世了。”电话那边充斥小孩哭号的声音。

我跌坐在椅子上，说不出话来。

这时，手机再次振动，是妈妈预设时间再次传来的“不用担心，要好好努力”。

听人说，过度悲伤又流不出眼泪就会心碎而死。我抚着胸口，好一会儿不敢动。直到察觉一个阴影停在面前，抬起头，忍不住脱出哭腔：“大叔。”

他错愕：“怎么了？学校……考试不顺利？”

我不知从何讲起，只好点头：“嗯。”

“别放在心上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一个人可以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好。别担心了，要好好加油。”

他转身去工作，我听了那句话，突然冒出眼泪来。扩音器中传出“请退到黄线以后”，我踉踉跄跄地迈入向南的地铁。妈妈曾经说，不管怎么样的人生，都是自己的选择，只要能够不后悔就算赢家。我却害怕失去了唯一的归属感，一生都要四处流浪。

妈妈的葬礼在星期日举行。来了很多亲戚，大部分我都不认识。第

弟哭闹不停，我拿他没办法，又没人要帮忙。潜台词是希望我接手抚养。丧事一结束，我立刻带着弟弟浩志回到津岛。转车时，被告知前方轨道出现事故，正在维修。无止境的等待中，站台积满了人。浩志躺在我腿上，吸着手指睡着。

“我们为此次事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。请各位耐心等待。注意安全，退到黄线之后。”

循着声音望去，是熟悉的背影。但今次没有打招呼的心情，反而顺势将自己藏在人群中。

半个钟头后，开始通车。人群渐渐疏散，我牵着半梦半醒的浩志赶车。途中他被谁擦撞了一下，摔倒在地，哇哇大哭。我怎么哄都无济于事，洪亮的哭声招来无数视线。

“再哭姐姐也要哭了哦。”我跪着与他平视。

一只手越过我的肩膀来到浩志面前，手心放着一块糖果。浩志眨眨眼，抓过糖块，真的停止哭泣。我向后转，毫不吃惊地仰望着那个人。他弯下腰，把另一块糖递给我，拍拍我跟弟弟的头。我嘴巴一扁：“大叔……”他用广播中平静自然的声音说：“欢迎回来。”

“嗯……呜……我、我……回来了。”

一旁，弟弟吃得津津有味，反而是我哭得稀里哗啦。

说真的，抚养弟弟的事我很没把握，幸好姑姑愿意帮忙。每个礼拜不用上课的日子，我就从姑姑家接回浩志。这样过了一段时间，手边的钱就快用光。不想动妈妈留下来的存款，只好休学开始打工。姑姑听说我要工作，坚决不同意，说如果妈妈活着也希望我继续上学。我于是把课时缩短，每个学期少拿两堂课，多出来的时间在咖啡馆做兼职。有一次，我去接浩志的时候，表哥突然递给我一个信封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……今年的压岁钱。”

“耶？可是……”里面的数额不小，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“虽然……谢谢，但现在已经没关系了。前阵子不是在咖啡馆找了工作吗，是兼职，

但薪水也不低。而且学校的朋友帮我申请了奖学……”

“要好好使用哦。”他打断我，捧着课本离开我的视线。

浩志的小手伸进信封中摸索那沓整齐的纸张：“为什么姐姐有这么多钱？”

“……这是乖孩子的奖励。”

“我也要。我很乖。”

“你哪里乖啦？那天还哭着要买电动玩具。”

“姐姐不也跟妈妈哭，说要来这里上学吗？”

“……姐姐是大人。”

“大人哭就行了吗？大人真讨厌。”

拉着浩志回家的路上，想起许多往事。无法重来的才叫遗憾。我也许永远没法做到不后悔的人生。

元旦之后，为了节省开支，搬入了更小的公寓。离学校近，也不用再去那个站台转车。偶尔也有回去看看的冲动，把那个人当成是贴纸相机之类的存在，以不同的面貌面对他，记录自己的成长。幸好没有。

第二年的情人节前，我跟与男朋友有约的同事换班。快打烊的时候，有个人影闪进店里。外面正下着雨，他收起伞，脱下风衣，来到柜台：

“一杯热拿铁。谢谢。”我惊呼：“大叔？！”

原来离开站台，大家都有自己的人生。我看着穿便服没戴帽子的他，有时空错乱的错觉。

“你好。”他点点头，抚去脸上的雨珠。

“好久不见！”

“学校的事情解决了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很精神嘛。”

“这杯让我来请！”我把拿铁递给他，“尝尝看味道如何。”

“这样好吗？”

“大叔，都是这个时间来店里吗？”我边整理桌椅边聊天，“怪不